

歷史空間

大鼓涼傘舞

明嘉靖年間，閩南處在倭寇猖獗時期，社會上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正是在這個時候，年少英俊的戚繼光，率領六千「戚家軍」來到了福建，負責平定倭患的重任。不久之後，大部分的倭寇果然也被「戚家軍」打得落花流水，狼狽不堪，聞風而逃。但仍有部分倭寇流竄在外，從中作亂。嘉靖四十三年（1564）除夕之夜，部分倭寇乘我國軍民歡度春節之際，入侵閩南九龍江一帶進行搶掠。

此時此刻，九龍江一帶百姓，正在家中吃年夜飯，當得知倭寇入侵時，立即將老弱婦孺帶入深山躲避。這個時候，憑着多年平寇的豐富經驗，戚繼光料敵在先，早就布下天羅地網，只等待倭寇自投羅網。果不期然，等敵船靠岸後，戚繼光立即下令，火燒敵船，同時指揮沿江炮台猛烈射擊，切斷倭寇退路。經過九天八夜追剿，終於殲滅大部分流竄入侵倭寇，並在正月十四日將倭寇全部殲滅。

當逃難的鄉民回到家中時，第二天已是元宵節，百姓們為感謝浴血奮戰的將士，紛紛殺豬宰羊慰勞戚家軍。然而，那天天下着綿綿寒雨，儘管如此，前來答謝戚家軍的當地百姓不但絲毫不減熱情，還興奮得在雨中，一邊敲着大鼓，一邊彈着琴弦，還踏着舞步，唱着歡樂的歌兒。看到這種情形戚繼光內心無限感慨，尤其是當他看到那些載歌載舞的百姓，衣服都被綿綿寒雨打濕，更加感動，於是，忙命士兵擲傘為百姓們遮雨，而持傘的戰士也不約而同隨着節拍舞動，形式邊打邊舞的場面激動人心。第二年，軍民們為慶祝勝利，又同去年那樣狂歡歌舞，從此，年年元宵節都要跳「大鼓涼傘舞」，這就是閩南「大鼓涼傘舞」的由來。

大鼓涼傘舞的出現和興起，乃至被民間傳承下來，可說是一種機緣巧合。也正是這種機緣巧合

才促成了軍民共舞，並奠定了這一舞蹈的群舞基礎。大鼓涼傘舞最顯著的特點是整個舞蹈完全不需要音樂伴奏，只是根據鼓點動作來進行表演，這就充分證明了這種舞蹈確實是地地道道來自民間，並適合於戰場以鼓舞士氣，尤其是表演時氣勢雄壯，動人心魄，更加充滿戰鬥豪情和必勝信念。

據說，當時是專門挑選體格健壯、血氣方剛的男性青年擔任男角並扮作武士，而女角常作小旦打扮，頭梳雙髻，高舉涼傘，團團繡鳳，舞動時傘罩飄飛，姿式優美。通常是一鼓一傘，也有二鼓一傘。鼓數均需偶數，越多陣容越壯觀。「大鼓涼傘舞」的表演形式非常多樣，其中有「斗鼓」、「翻鼓」、「擲鼓」、「吹鼓」、「翻車輪」、「橋鼓」、「疊鼓」、「踏鼓」等，又有「三進三退」、「觀山式靜止」、「蓮花轉」、「龍吐鬚」等構圖和隊形。後來，大鼓涼傘舞演變成一種閩南民間的民俗並傳承下來，至今仍然十分興盛，每逢節日都會有這種舞蹈。

如今，在平和縣山格鎮，有一座廟宇叫山格慈惠宮，其風俗習慣就和戚繼光當年傳承下來的民間活動很相似，不妨先來了解一下，每年的農曆七月十九這一天，是山格「大眾爺公」的生日，據說，「大眾爺公」就是戚繼光將軍的化身。而「大眾爺公」名稱的由來，據說是這樣的，因為戚繼光是個大總兵，當地人出於對他的尊敬和感恩，就叫他「大總兵爺」，而「大總兵爺」這個稱呼，用閩南方言來叫，「總」與「眾」諧音非常接近，久而久之，「大總兵爺」就變成了「大眾兵爺」，再接着就成了「大眾爺公」。筆者是本地人，對這種口語和儀式可說相當了解，至少從小耳熟能詳。每年農曆七月十五至十九日，一般是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就會舉辦這樣的活動，民間也會自發前來參加。活動的項目主要有「扛豬公」、「靈龜歸廟」、「擲瓜米」、「龍藝表演」、「搭台演地方戲」等。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扛豬公」。這項活動的儀式是這樣的，每次「扛豬公」時都要有三頭大公豬，還有一隻羊，「豬公」口含「菠蘿」（方言諧音「旺來」），身披用大紅紙剪成的豬公衫，衫上貼有「合境平安」，還有「福」、「祿」、「壽」、「喜」等字樣，脖子上還掛着一大串銅錢，伏在特製的「豬公轎」上，由四位穿明朝長衫的青壯漢子扛着，沿街遊行，後面還有跟着一些吹吹打打



大鼓涼傘舞。網上圖片

的樂隊，然後跟着臨時請來的戲班，而那些戲班的「戲子」，要嘛裝成《西遊記》，要嘛裝成「八仙過海」裡的人物，也有扮成軍民同樂的場面，跳大鼓涼傘舞等，有時還雜以清唱，最後，才來到山格慈惠宮（乃大眾爺廟）前，朝拜這位「大眾爺」，整個活動真是熱鬧非凡，將民俗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當然，這位「大眾爺」是否就是民族英雄戚繼光的化身，還有待於歷史學家進一步查證。2006年，漳州歷史協會和平和縣文體局，還有山格慈惠宮才專門邀請許多專家前來研究，許多專家對山格慈惠宮的民俗文化特點都給予充分的關注和肯定，並飽含興趣。

細心的人也很快發現，山格慈惠宮的這項民俗活動確實和戚繼光當年傳承下來的儀式是一樣的，尤其是扛豬羊、扮戲子等，簡直是如出一轍。據說古代時更是熱鬧非凡，而且場面更加壯闊無比，多時有三、五百條船隻，沿馬溪排成船隊順流直下數公里遠，而且船船有豬公，船船焚香祝願，只可惜，如此盛況今已不再。當然，時代已大有進步了，如今連從陸路來的小轎車都沒代已，甚至連走路都要人擠人才能夠進去，有時候還進不了，這就是民間文化的力量和號召力。

由此可見，大鼓涼傘舞和平和山格慈惠宮的傳統民俗習慣是頗有淵源的，值得做進一步考究。當然，大鼓涼傘舞演變至今，隨着娛樂性的逐漸增強和紀念性的淡化，表演形式已有所改變，比如執傘者由原來的男性改為女性，使舞蹈剛柔相濟；同時採入了閩劇、高甲戲等等地方戲劇部分動作，使地方特色更加濃郁。目前這種舞蹈已傳至台灣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只是表演形式稍有差異而已，不過，這些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關鍵在於戚繼光與閩南民俗的關係，已經根深蒂固了。

青絲

油棕

過去到上海，看到里弄口的小飲食店有「粿飯糕」賣，興沖沖買了兩隻來嘗，一吃才發現，這不就是嶺南稱為「油棕」的點心嘛。名字雖然不同，內容卻是絲毫不差，吃起來也都是一樣的甘香可口。

過去，油棕是一道平民化卻又不失美味的點心，是用糯米摻雜大米煮熟，攪壓緊實，切成三角塊狀，下油鍋炸至乾香，是人們作為早點或臨時充飢的小食。至於嶺南為何稱為油棕，而不是像別地那樣叫做粿飯糕，也是有原因的。嶺南人過年包粽子，大都是裹個頭很大的「枕頭粽」，一隻能有一斤多重，人們最喜歡的吃法，是將粽子切成手板厚的片狀，用油煎香了吃，味道也是更勝一籌。油棕在外觀、味道方面，都與煎粽子頗為相似，嶺南人以「油炸粽子」的簡稱名之，也是對這種小食有着偏愛之情。

以前的國營飲食店都有油棕賣，且是現做現賣的。頭天晚上，師傅就把糯米和米按比例泡好，蒸熟後把米飯趁熱放在一個木框子裡壓緊，就像是做豆腐。米飯冷卻後，就黏結成了一整塊，用一把薄薄的鏟刀切成無數個三角形小塊。到了早上，身穿白圍裙的師傅，就在一口用廢油桶改製成的煤爐上架起油鍋，右手持一把長鉗，左手持一柄鐵絲篩，把油棕放到油鍋裡炸，眼裡緊緊盯着鍋裡翻騰的一朵朵油花，不時用鐵絲篩推動一下，使油棕均勻受熱。不一會，油棕的表面開始變得焦黃，香味噴發，師傅用長鉗把油棕夾出來，濾乾淨油，轉放到一隻大搪瓷盤裡，由另一個營業員捧到正在排隊的顧客跟前，開始售賣。人們往往一買就是好幾個，用一張小紙片裹着還很燙手的油棕，一邊咬一邊用舌頭往外吐着熱氣，即使吃得滿襟都是碎屑，也是惘然不顧。那股油炸食品特有的濃香，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隨着喧嘩的聲浪，也逐漸瀰散在清晨的空氣裡。

吃過油棕的人，都會發現這種看似簡單的點心能夠贏得食客的心，是有其道理的。油棕的邊角處最易炸乾，口感較為乾脆，咬下去厚實彈牙，而中間部分的飯粒還很柔軟，並帶有一股濃郁的蔥香，味道變化十分豐富。再者，油棕是很百搭的小食，無論就甜就鹹，都是滋味無窮——有人喜歡配上甜豆漿吃，有人是配鹹口味的柴魚粥或豬紅粥吃。過去街坊上的一些老人，到了下午，就會泡一壺菊花茶，再買兩個油棕回家慢慢啃，以此度過一個愉快美好的下午。我過去讀書，遇到趕時間，經常是一袋豆漿、兩個油棕，就是一頓簡易的早餐。即使常吃，也不會有厭膩之感。

如今在街邊很難看到油棕了，只有茶樓才有，想吃已不再像過去那樣方便。當然，到茶樓要一壺釀釀的普洱茶，有滋有味地嚼油棕，也另有一番悠閒的意趣。

古今講台

從「朴」字說起

韓國朝鮮，很多人姓朴。電視新聞上，常常會讀到這個字，讀「撲」。其實這個字並不讀「撲」，不應該錯讀。聽了不舒服。
《商務新詞典》上說，「朴」除了是植物名之外，又是「樸」的簡化字，但作為姓氏，讀音應是近「瓢」（piào），很清楚。
不知電視或電台廣播上，可不可以帶個頭，來讀「朴」字的正確讀音呢？請帶頭吧。
字的讀音，常見到一些問題。
像「土著」的「著」字，就不應該讀「著作」的「著」（zhù），而是附着的「著」（zhuó），不過常常聽到讀作著作的「著」，似乎由來已久，成為習慣讀音了。
又如「鷹」字，廣東話的讀音近「英」（yan用廣東話讀），但普通話則近「因」（ying），既相近，又有分別。
廣東話的讀音，還有一個特點，似乎外省是

沒有的，就是音尾合口，即讀完這個音時，口是要合起來的。例如「含」、「音」都是。這也常常難倒外省人，不容易掌握。
中國不用拼音字。如果用拼音字，那麼自然拼出來是甚麼音就甚麼音。中國各地方都通用漢字，但是各地的讀音往往又會有一些出入。例如「和」與「平」兩個字，「和」字普通話的唸法是由「h」的口形發出，但廣東話就由「w」的口型發出。可能同一個字，把各地的方言方音集中起來，會出現許多相異。
有一個朋友，曾經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他要大家在心中默唸從「一」到「十」，然後問，你剛才心中默唸的，用的是普通話還是你家鄉話。當時被問的有多處不同地方的人，他們想了一想，都說，是用家鄉話。
我當時想了一想，剛才心中唸的，是用家鄉話。不錯，學唸從一到十，到一百，是小時候，小孩子首先學的當然是家鄉話。我的家鄉

吳羊璧

話中，「一」「二」和「五」的發音都與普通話有相當大的不同，不知是不是少數民族的語言。我們家鄉有畬族，小時唱完歌，叫做唱「畬歌仔」。

現在中國各地都通行漢語普通話，到甚麼地方，應用漢語普通話都不會成問題。但是各個地方，都可能有自己的一套家鄉話。如果編一部「方言方音大字典」，可能會是厚厚的一冊。不知道外國有沒有這個問題。像英國，英文用拼音字，在甚麼地區拼出來的音都應該大致相同吧。

但是在中國，雖然各個地區都熟用漢字，但是讀音就會有很多差異。例如一個「雲」字，普通話的讀法，就和廣東的粵語不同，與廣東的潮州語系讀法也不同。「雲」字的普通話是yun、粵語是wen、潮州語是huen，差異相當大，但又可說有相近的地方。不知在其他各省，是不是也會有一些方言方音讀法不同？可能也會有的。

中國的文字首先由象形開始，象形之外，再發展其他的因素。象形有個好處，就是從字的樣子可以想像這個字的內容。例如「魚」、「鳥」字，即使從現在的印刷體，也大致可以看出魚與鳥的樣子來。不過與發音就分離了。如果只用拼音，這個象形的趣味就沒有了。

圖、文：張小板

新年快樂



作品圖解：富貴如浮雲，榮華花間露，功名利祿如糞土，人生路上苦追逐，耗盡光陰奔前途，方知錢財身外物，健康平安皆是本，元旦驛站稍停駐，人生難得是糊塗！

豆棚閒話

無賴與鳥人

孟子說：「樂歲子多賴，凶歲子少賴。」這好理解，日子好過了，子弟們有了閒暇，容易不務正業。但《新五代史·南平世家》稱：「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既為賴子，又為無賴，那麼究竟無賴是無賴？
李治的《敬齋古今叢書》說：「賴者，有所恃而為善者之稱也。有所恃是不錯的，但賴子卻正因為不為善，才被稱為賴子。」
《新五代史》說：「高季興、高從誨被「諸國皆目為高賴子」，就是因為他們經常掠奪南漢、閩、楚等小政權給梁的貢奉，等到他們「以書責請，或發兵加討」，「高賴子」又「復復還之而無愧。」人家認真上門來理論就還給人家，人家不來就搶搶搶到了，這就是賴子的賴子，其前提是有所恃的，「高賴子」還畢竟有自己的一塊地盤。
無賴則無所恃，劉邦曾對其父說：「始大人常以臣亡賴。」漢文帝也稱「上林苑亡賴」。這就是李治說的：「今人反以兇惡無所賴藉者。」所以無賴比賴子更加不堪。《列子》說：「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對「蘭子」的註解是：「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也就是只知道其母不知其父的私生子。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宋國有個圈子，都以表演雜技為生之道。宋元君見到一個蘭子的表演後「大驚，立賜金帛。」因為「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擊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不不久又有其他蘭子來取悅宋元君，這回他不高興了，說：「原來那個人用無用之技來取悅自己，正逢自己高興，所以賞賜了他，現在

辭書上都說「鳥人」是對人的蔑稱。比如《水滸傳》第十二回說：「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大罵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四也有一句：「大夫夫大罵一聲道：這是個什麼鳥人？躲在這底下。」那麼鳥人為什麼是蔑稱呢？
《漢書楊雄傳》：「譬如江湖之雀，言鳥，劫解之鳥也。」這種讀音在現在的江南還可時常聽到。這與古代以鳥為圖騰的東夷人有關。《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何子問焉，曰：少皞氏（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因為他的「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說文解字》說：少皞氏為嬴姓。嬴即燕的異字，且又同音，故嬴即燕。少皞氏初以玄鳥為圖騰，也是，故嬴之祖，秦人、趙人也都是嬴姓。《史記·股本紀》記載：契的母親叫簡狄，吃了鳥蛋而生了契。所以殷人子（好姓，子也就是鳥蛋。這也反映了母系社會的特色。以為鳥為圖騰的東夷人稱自己是鳥人，不可能是蔑稱的意思。具有蔑稱意味的，除了中原人以外，大概最早就是從蘭子開始的，鳥蛋從巢中被滾出來，就差不多完蛋了。
不過這和吳語中的罵人話「阿無卵」沒關係，阿無卵是「鴨卵」之訛，因為鴨不會和雞一樣孵卵，要想讓家鴨孵蛋，一定是鴨跳蛋打，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馮磊

來鴻

下雪了

雪是從窗戶裡走進我的屋子裡來的。撕開窗簾，我看到它憂鬱的神色，灰頭土臉。
很多年前，那時我還很小。住着黃泥建築的屋子，那屋子很是低矮。屋頂是草把子搭起來的，上面頂着灰瓦或茅草。
一個村莊吧，也就那麼三五十戶人家。下雪的時候，糊窗戶的白紙透亮，早晨五點鐘就能照亮整間房子。後來讀小學，老師教導我們，稱古時候有個叫孫康的人，家裡貧寒。他家裡買不起蠟燭，寒夜裡就跑到雪地裡去讀書。那時候很多同學對他是信以為真的，那時候的孩子很勤奮，且相信個人的奮鬥足以改變命運。
下雪了。鄉村的狗偶爾會叫那麼幾聲，它的聲音瞬間傳遍了整個村子。但，那聲音是虛幻的，給人不真實的感覺。然後，會有三三兩兩的孩子從泥屋子跑出來。他們穿着棉襖，那是一種帽子和上衣連在一起的冬裝。然後他們在雪地里撒歡，奔跑的時候，活像一隻隻小猴子。
冬天最飢渴的是麻雀們。這些鳥兒，每到雪地的早晨，就飛出來站在人家屋簷下嘍嘍喳喳。又或者，它們會從屋頂上飛下來，到草堆的邊上去翻檢一些吃的。
孩子們是雪的對頭。他們進幾步，雪就退幾步。他們跑得快了，雪化的速度就快一些。當然，事情有時候也會例外一些。那時候，雪往往下得特別大。孩子們會跑到街上來，他們用竹製的大掃帚掃開一片乾淨的平地來，玩一種叫做「打臘子」的遊戲。——如你所知，那不是今天在汽車上拋光的遊戲。他們拿出兩截木棍來，一截比較長、比較粗，另外一截比較細、比較短。然後，年長的孩子會用刀子把較短的那一截木棍削尖了，在地上劃個槓兒，用長而粗的一端磕較短的那一截木棍兒，待其跳起來時，攔腰擊打出去。
那較短的木棍兒，喚作「臘子」。但我總懷疑

這是「辣子」的訛音，因為那較短的木棍兒兩頭都被削得尖尖的，形如辣椒，分明就是湖南話裡的「辣子」。
下雪了，孩子們把地上厚厚的雪掃乾淨了，又從屋子裡拿來大竹篩子，反扣在地上。用一根玉米棒子支撐起來，再拴了繩子，在竹篩子下面撒下糧食，等麻雀來吃。這把戲，江南江北的孩子們都喜歡玩。有興趣的，可以去看周樹人的散文，裡面有具體的玩法。
麻雀是鳥群中的呆子。牠們喜歡成群結隊，追逐着到竹篩子底下吃糧食。在秋天的時候，牠們到穀子地裡去吃穀子。看守的人們會綁了稻草人嚇唬牠們，像人一樣，麻雀們也是飢不擇食的。即使面對死亡的威脅，牠們還是會奮不顧身地撲進穀子地。人們不耐煩了，大家找來土槍。那是一種一次可以噴出一大把鐵砂子的長桿的大傢伙。農民開槍之前，會吹個胡哨，然後看到密密麻麻的麻雀從穀子地裡飛起來。槍響後，狗會「嘎」地躍進穀子地，搜尋獵物。
成年以後，我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食物鏈，與麻雀和人之間的食物鏈關係並沒有多大區別。也曾因此暗暗傷心。
雪下了。牠們從天而降，說着夢話，一路走來，直到天明。我拉開窗簾，看到牠們灰色的小臉。那是被鄰家煙火熏黑的。這樣寫的時候，有孩子站出來表示反對。他們說，那是城市的空氣污染所致。我聽了，因此多了幾分沉默。「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那是農耕時代的風景。這風景，已經漸漸地消逝了，離我們越來越遠了。早晨起床，出門去上班，看到馬路上雪已經化了個乾乾淨淨。
一切，就像沒發生過一樣。
一切，都按部就班。
倒是昨夜雪在我窗外摩擦着玻璃的美好，像是一個童話。或者，像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詩情畫意

懷念

那年蘆葦蕩跌落的心情
終於要遠離
你為我臨時構築的港口
四月風依舊 我的守候依舊
而你遲來的紫箋 不經意間

為我滴盡了
更漏裡 最後的一滴春日
直到浪峰流動成風景
我才知道 我已航渡光之波遠
海是一種意味

非雪

懷念是風中的笛聲
風定時分
我在船舷邊裝訂
那些流浪的
夜